

王明蓀主編

古代史文化

研究
輯刊

五編 第六冊

漢人的鬼魂觀研究

許朝榮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五 編

王 明 蓀 主編

第 6 冊

漢人的鬼魂觀研究

許 朝 榮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漢人的鬼魂觀研究／許朝榮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民100〕

目 2+168 面：19×26 公分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五編：第6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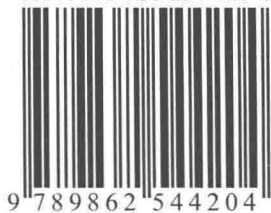
ISBN：978-986-254-420-4（精裝）

1. 鬼靈 2. 漢代

618

100000575

ISBN-978-986-254-420-4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五 編 第 六 冊

ISBN：978-986-254-420-4

漢人的鬼魂觀研究

作 者 許朝榮

主 編 王明蓀

總 編 輯 杜潔祥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初 版 2011 年 3 月

定 價 五編 32 冊（精裝）新台幣 5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漢人的鬼魂觀研究

許朝榮 著

作者簡介

許朝榮，1981 年年出生於臺灣彰化。嘉義大學史地學系、史地研究所碩士班歷史組畢業。曾任高中歷史教師，現任國中歷史教師。

提 要

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終難免一死，因此死亡為社會每個階層人士所必經之路。於中國傳統祭祀系統之中，概略分為三大類，分別為「天神」、「地祇」與「人鬼」。與天神、地祇相比，鬼為人死後所變者，與人曾經共同生活過，有共同的回憶，具有血脈相連的生命親切感。當佛教在中國普遍流行後，特別是唐朝佛教中國化以後，鬼世界已成為一揉合佛與中國傳統概念的想像。「輪迴」為佛教所擁有之概念，人死後依據生前所行因果決定下輩子的生活。但是，在中國傳統概念中，人死後是否亦有輪迴之概念？若無，那死後的鬼世界將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綜合以上所言，本論文所欲探究之主題有：

- 1、「鬼」字於秦漢時期的用法為何？
- 2、秦漢時人觀念中，如何界定生與死？
- 3、既然鬼為人所變者，那鬼的各項特徵為何呢？人死後的世界是何種面貌的世界？一般「人鬼殊途」情況下，人與鬼如何溝通？
- 4、基於什麼原因，讓鬼介入生人生活？介入之後又將對人產生什麼影響？人又是如何回應鬼的介入？

誌 謝 辭

對於這本「鬼話連篇」的論文得以完成，首先必須感謝指導教授詹士模老師。老師除引領我進入秦漢史的學習領域，並允許我以這「旁門左道」的「鬼」作為碩士論文的研究主題。在論文寫作期間，老師更是對本文草稿細心閱讀並提供豐碩的中國大陸研究訊息，為本文的寫作增添新穎的參考資料。另外，兩位口試委員丁煌教授、邱炫煜教授，對於論文細心仔細的閱讀，並對當中的錯誤一一指出，特此感謝。

研究所就讀與論文寫作期間，還要感謝在生活、歷史研究提供協助的同學們，惠然、鈺淨、慧芬、世偉、偉朕、家永、長廷、心蓓、嘉閔、伊真、真的很謝謝你們。還有遠在外地工作的建忠、鈺中，也謝謝你們常常聽我大吐苦水。

此外，還要感謝義峰高中的張天來董事長、余國樑校長以及學校各位同事。對剛踏入教職的菜鳥老師提供教學、帶班的經驗分享外，也在研究所上課期間，替我處理許多雜務。也由於任職學校的支持，才得以使我在沒有經濟壓力之下完成研究所學業。

最後，要感謝家人的支持。謝謝爸媽在農忙，朝旂在工作之餘，還要撥空關心自己的論文進度，擔心自己是否可以順利畢業。因為你們的支持，讓我可以完成論文。謝謝你們。

朝榮 謹致

2008 年 7 月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1
第二節 研究史回顧	3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各章要旨	6
第二章 「鬼」的字義探原	11
第一節 甲骨文中的「鬼」	14
第二節 金文中的「鬼」	18
第三節 東周典籍中的「鬼」	20
第四節 漢朝的「鬼」	24
第三章 由生入死 從人到鬼	39
第一節 氣、簿籍與生死	39
第二節 陰吏與鬼籍	52
第三節 鬼的生活	62
第四節 鬼貌、鬼聲與鬼性	86
第四章 人與鬼的互動	101
第一節 空間角度下的人鬼溝通模式	102
第二節 鬼對人的影響	111
第三節 鬼介入生人生活之因	126
第四節 人對鬼介入的回應	138
第五章 結 論	155
徵引文獻	159

附圖

圖 2-1	鬼分類示意圖	37
圖 3-1	氣論生死示意圖	46
圖 3-2	微山島溝南村樓堂石檸庖廚圖	67
圖 3-3	諸城前涼台磚石墓庖廚圖	67
圖 3-4	廣州西漢早期墓 1048 結構圖	67
圖 3-5	兩漢五期廣州地區墓葬樣式變化圖	74
圖 3-6	洛陽金谷園漢墓縱剖面圖	76
圖 3-7	洛陽金谷園漢墓橫剖面圖	77
圖 3-8	洛陽偃師縣的新莽墓葬透視示意圖	77
圖 3-9	河南南陽市安居新村漢畫像石墓墓門及剖面圖	79
圖 3-10	河南南陽市安居新村漢畫像石墓蹶張	80
圖 3-11	鬼貌分類示意圖	95
圖 3-12	鬼溝通示意圖	98
圖 4-1	人與鬼溝通示意圖（一）	105
圖 4-2	人與鬼溝通示意圖（二）	106
圖 4-3	人與鬼溝通示意圖（三）	109
圖 4-4	人與鬼溝通示意圖（四）	111
圖 4-5	《太平經》複文	146
圖 4-6	新疆之道教符籙	147
圖 4-7	江蘇木牘	148
圖 4-8	儼形象圖	152

附表

表 1-1	西漢鬼薪受罰一覽表	31
表 2-1	《日書》《風俗通義》引病之鬼比較表	33
表 2-2	鬼字用法一覽表	36
表 3-1	廣州漢墓墓型統計表	72
表 3-2	山西朔縣秦漢墓葬分類表	75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中國傳統的歷史學研究，著重於帝王將相的政治史研究。忽略了建構社會文化的基礎——黎民百姓。誠如王學典在研究梁啟超「新史學」概念時所提及：

梁曾說過：「於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爲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但爲何他們又稱中國「無史」呢？因爲他們心目中的「史」是「民史」而非「君史」，是「國家史」而非「朝廷史」，是「社會史」而非「貴族史」。^{〔註1〕}

杜正勝於〈新史學之路——兼論臺灣五十年來史學發展〉一文亦對「新史學」詮釋：

不過我還是表示了對沈溺於史料和過度重視社會經濟的不滿，也批判史觀學派背離史學的本質，主張在新材料、新工具之外，還要嘗試新領域，尋找新課題。^{〔註2〕}

何謂新課題？何謂新領域？杜正勝將歷史學研究分爲三大領域，分別爲：物質的、社會的、精神的，並且主張新的歷史學課題研究，必須盡量包含二到

〔註1〕 王學典，〈新史學和新漢學：中國現代史學的兩種型態及其起伏〉，《史學月刊》2008年第6期（2008年6月），頁14～15。

〔註2〕 杜正勝，〈新史學之路——兼論臺灣史學發展五十年〉，《新史學》第十三卷第三期（2002年9月），頁34。

三個領域，形成有機的聯繫；並且由於歷史研究不應該脫離人群，所以應以社會為主軸。〔註3〕

基於杜正勝「史學的對象不能脫離人群，所以應以社會為主軸」與梁啟超、王學典「民史」的概念。筆者設想透過對死後所變者——鬼的研究，認識漢代時人對死後生活的概念。以及漢代時人如何在生與死，人與鬼之間產生交互作用與互動。生活於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多數人相信，在神的天上世界、人的地上世界外，尚有一個為鬼所佔據的地下世界。只是鬼的地下世界為何？漢代時人透過自己所認知的概念，建構他們想像中的地下世界，從人的角度設想鬼的種種。誠如龔韻衛所說：

生死境地在重複與錯落的拉鋸間，往往蘊藏著樸素的哲學思維極複雜的社會因子。是故，死後世界觀的統合與剖析，有助於對特定民族或時代的深層認識，為貫穿世俗接即與菁英份子、物質文明與精神文化的普遍概念。〔註4〕

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終難免一死，因此死亡為社會每個階層人士所必經之路。於中國傳統祭祀系統之中，概略分為三大類，分別為「天神」、「地祇」與「人鬼」。與天神、地祇相比，鬼為人死後所變者，與人曾經共同生活過，有共同的回憶，具有血脈相連的生命親切感。當佛教在中國普遍流行後，特別是唐朝佛教中國化以後，鬼世界已成為一揉合佛與中國傳統概念的想像。

「輪迴」為佛教所擁有之概念，人死後依據生前所行因果決定下輩子的生活。但是，在中國傳統概念中，人死後是否亦有輪迴之概念？若無，那死後的鬼世界將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綜合以上所言，本論文所欲探究之主題有：

- 1、「鬼」字於漢朝時期的用法為何？
- 2、漢代時人觀念中，如何界定生與死？
- 3、既然鬼為人所變者，那鬼的各項特徵為何呢？人死後的世界是何種面貌的世界？一般「人鬼殊途」情況下，人與鬼如何溝通？
- 4、基於什麼原因，讓鬼介入生人生活？介入之後又將對人產生什麼影響？人又是如何回應鬼的介入？

〔註3〕 杜正勝，〈新史學之路——兼論臺灣史學發展五十年〉，頁34。

〔註4〕 龔韻衛，〈兩漢靈冥世界觀探究〉（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4月），頁1。

第二節 研究史回顧

一、關於死後世界

人死後是個什麼樣的世界呢？由於人死無法復生，對於這樣的問題，不論當下或過去都是不可知。但是，可以從一些資料得知生人對於死後世界的想像。余英時曾為文探討中國死後世界觀的轉變。其所探討之時間段限在佛教盛行中國之前。在此，他認為漢武帝是個關鍵。在武帝之前，人死魂與魄分離，魂是向天上進發，魄通地。至於最下層的世界則是一個與「黃泉」、「九泉」觀念有關的「水府」世界。但武帝之後，由於神仙思想盛行，魂魄的歸宿也隨之改變。天上成為神仙的世界，不再是魂的去處。死後的魂只能到地下世界去，進入《太平經》中所稱之「土府」。^{〔註5〕}

具聖姬在《漢代人的死亡觀》一書的第三章〈漢代人所理解的死後存在的歸處〉中認為：基於「死後如生」的觀念，漢代人是從生的角度去設想死後的世界。因此，死後一個較明確的世界是與泰山或與泰山相關的「蒿里」、「梁父」有關。人死後為鬼，聚居泰山，由泰山府所管理。除泰山府君外，死後世界亦有與之相關的冥神，如地下主、蒿里、梁父等基本上整個死後世界的行政結構是以人世間政治體系為模型所建立，其中官職大致由地下二千石之郡守，下至鄉、里父老、亭長等基層管理者。^{〔註6〕}

龔韻衡於《兩漢靈冥世界觀探究》一書中認為，兩漢靈冥世界與人間世界的關係，完全是陰陽學說中，陰陽關係的再現。人間的地上世界與眾鬼的地下世界，兩者所呈現的是一種「拓印式的關係」。即從表面上看來，秦漢時人觀念中的冥界試圖建構出與人間相似甚至相同的樣貌，但是在顯像之前，卻已經通過反置的程序。因此顯像之後，漢代時人觀念中的冥界不免與人間有所差異。^{〔註7〕}

康韻梅《中國古代死亡觀之探討》，雖然其重點為探討中國兩漢及其之前的死亡觀念。但是，當中亦有對死後世界略作討論。在其論述中認為，死為

〔註5〕 余英時，〈中國古代死後世界觀的演變〉，收入氏著《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年3月），頁123～143

〔註6〕 〔韓〕具聖姬，《漢代人的死亡觀》（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1月），頁99～106。

〔註7〕 龔韻衡，《兩漢靈冥世界觀探究》（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4月），頁211～214。

生的延續，如此導致死後世界與現實世界相去不遠。換句話說，死後並無一個美好的天堂，亦無懲惡的地獄。〔註8〕

二、關於鬼（含厲鬼）

關於「靈鬼」的研究，當以錢穆作為初端。錢穆於《靈魂與心》一書中，探討中國的宗教信仰與靈鬼觀念。這些主題可見於該書〈中國民族之宗教信仰〉與〈中國思想史中之鬼神觀〉。〔註9〕

蒲慕州認為要將「鬼」的概念放在其所產生的文化脈絡中來思考。在《周禮》以來所建立的整套官方宗教系統下，鬼的概念即被此一宗教系統所限制，成為地下官僚制度的一部份。漢代人死為鬼的概念在社會各階層均被接受，同時人們也不以為鬼是絕大的威脅，因為人可以用各種法術去控制鬼的危害。另外，知識份子在討論鬼概念或者陳述鬼故事時，主要著眼於鬼在這世界可以發生的實際功能，例如：道德訓誡、政治統治。〔註10〕另外，池田末利也曾為文討論靈鬼觀念，在〈古代中國における靈鬼觀念の成立〉一文中指出，死者的靈鬼對待生人的態度可能是好意，也可能具有惡意。靈鬼對生人之所以具有恐怖、害怕的心理，在於鬼的不可見以及對屍體的厭惡與害怕（害怕具有傳染性）。古代中國，祖先與天神共存於天，對人是具有賜福降禍的作用。〔註11〕

至於溝通人與鬼的巫，最早討論的則是瞿兌之的〈釋巫〉，該文之中探討巫的職能、功能、社會地位與活動。〔註12〕之後，對漢朝巫者作一全面探討者當屬林富士。在其《漢代的巫者》中，分別就巫的含意、漢代巫者的政治社會地位、職事、巫術觀念、社會影響力、活動範圍等層面逐一探討。

〔註8〕 康韻梅，《中國古代死亡觀之探究》（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4年6月），頁245。

〔註9〕 錢穆，〈靈魂與心〉（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年2月），頁33～51、59～110。

〔註10〕 蒲慕州，〈中國古代鬼論述的形成（先秦至漢代）〉，收入蒲慕州編，《鬼魅神魔——中國通俗文化側寫》，頁37、39。蒲慕州《追尋一己之福——中國古代的信仰世界》（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年10月），頁173～225。

〔註11〕 池田末利，〈古代中國における靈鬼觀念の成立〉，收入氏著《中國古代宗教史研究——制度と思想》（東京：東海大學出版會，1989年8月），頁218。

〔註12〕 瞿兌之，〈釋巫〉，收入杜正勝編《中國上古史論文選集》（台北：華世出版社，1979年11月），頁991～1010。

〔註 13〕

關於厲鬼，指的是那些死後不得埋葬之鬼。也就是說，厲鬼其實是生人對死者不能經歷一個正常生命階段轉換所產生的一種反應。蒲慕州認為人死後若得不到適當的葬禮，就會成為厲鬼返回人間作祟。因為凶死或不尋常的死亡會造成社會人際關係之間的突然斷裂，人由生到死的轉換也無法順利完成。這樣的情況，可以視為「源於一個社群中照顧其成員之死亡的共同需要，而此一需要又與祖先崇拜有關。人死後若沒有經過葬禮等正當儀式，將無法進入祖先行列，而成為厲。這是社群集體意識的表現，因為照顧個別死者，使其在死後世界獲得適當位置，其實是社群延續其集體生命的方式。」〔註 14〕

林富士認為「厲」在古典文獻中往往含有「疾病」、「罪惡」與「惡鬼」三層意思。當「厲」用來指鬼魂時，其意涵有二，分別是：指那些沒有後代子嗣供養的死者。其次，是指那些橫死、冤死的亡魂。〔註 15〕李豐楙則是透過對死亡的兩組對立性結構來說明「厲」的意義。他說：

中國人有關終極關懷所表現的死後世界，可歸納為兩組對立性結構，一是自然與非自然，一是正常與非正常。……自然終結是指年齡（得享天年）、處所（死得其所，如壽終正寢、內寢）、狀態（形軀完具）俱為正常；與之相反的天亡、橫逆及形殘之類則為非自然。……按照他界結構圖就可發現瘟神疫鬼都屬不安定的冤魂、怨魂所凝結的冤氣、不正之氣。〔註 16〕

江志宏則從社會學角度切入，認為厲的的出現代表社會上對於「不完整處理死亡情況」的認知，鬼不再是單純的生命終結狀態，……而是有賴於喪葬儀式的認證……歸所指涉的就是生命終結的處理方式，此一方式關係到生命在跨越陰陽兩界時，能否獲得適當定位以進入另一個新位置。〔註 17〕

〔註 13〕 林富士，《漢代的巫者》（台北：稻鄉出版社，2004 年 7 月）。

〔註 14〕 蒲慕州，〈中國古代鬼論述的形成（先秦至漢代）〉，頁 35～36。

〔註 15〕 見林富士，《孤魂與鬼雄的世界——北臺灣的厲鬼信仰》（台北：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5 年 6 月），頁 15。

〔註 16〕 李豐楙，〈行瘟與送瘟——道教與民眾瘟疫觀的交流與分歧〉，收入漢學研究中心編《民間信仰與中國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漢學研究中心，1994 年 4 月），頁 380。

〔註 17〕 江志宏，《臺灣傳統常民社會的明幽二元思維——普渡、祭厲與善書》（台北：稻鄉出版社，2005 年 5 月），頁 121～122。

三、魂 魄

金文上常見「嚴」與「翼」。池田末利透過文字學的探究，認為此二字相當於「魂」與「魄」。「魂」由「鬼」「云」二字組成，其原意為鬼上昇回轉之意。「魄」由「鬼」與代表聲符的「白」組合而成，指的是暴露在外發白的鬼骸。〔註18〕余英時認為從《左傳》當出現多次「天奪其魄」的說法，可以推知「魄」產生的時間相當早，並且是中原地區原生的概念。至於「魂的觀念也許是從南方傳來的」。〔註19〕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各章要旨

綜觀上述前人的研究成果，受資料侷限以及中國傳統史學忽略等因素，該主題在學界當中依舊屬於專走偏鋒的「旁門左道」。只是這「旁門左道」，僅僅是從另外一個角度與異於以往的資料來透視當時的社會文化情況。如吳蕙芳所言：

在就社會文化史而言，新的研究重點是對庶民思想、通俗文化的探討，而現有研究成果的切入點往往是文學作品或宗教材料，前者如話本、小說、寶卷、戲曲等，後者則包括善書、經卷、陰騭文、功過格等。〔註20〕

但對於研究秦漢時期的「鬼」，除《太平經》一書外，符合吳蕙芳所言者可謂寥寥無幾。因此，在本論文的研究中，筆者採用之資料除《史記》、《漢書》、《後漢書》與《三國志》等正史外，亦使用漢朝時人著作，如王充之《論衡》、應劭之《風俗通義》、王符《潛夫論》等。此外亦使用其他資料，茲將所採用之資料稍作列舉說明：

（一）筆記小說類

本論文所使用的筆記小說，主要為干寶的《搜神記》。干寶為晉朝之，人距離本論文之研究時間尚近。且書中亦記載相當多則漢朝時期的鬼故事。

〔註18〕池田末利，〈魂魄考——思想の起源と發展〉，收入氏著《中國古代宗教史研究——制度と思想》，頁203～205。

〔註19〕余英時，〈中國古代死後世界觀的演變〉，收入氏著《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年3月），頁123～143。

〔註20〕吳蕙芳，〈新社會史研究：民間日用類書的應用與展望〉，《政大史粹》第二期（2000年6月），頁4。

故以此作為之料來源當屬適切。

漢朝前後有許多書籍現今已亡佚，因此在資料使用上僅能依賴漢朝以後所編的類書。而本論文所使用之類書以《太平廣記》為主。該書為北宋太宗太平興國（西元 976～983）年間李昉等人所編，收集中國自先秦到北宋初年的稗官野史與小說，依照類別、年代順序予以編排。唐朝以前的書籍，現今多已散佚，一些比較重要者多依賴《太平廣記》才得以保存。沈宗憲於《宋代的鬼與死後世界傳說》中提到：

關於作為比較的前代記載，係以《太平廣記》「鬼」部資料為限，主要著眼於該書既經有計畫地收集與整理前代資料，自反映出一套對前代文化的看法。〔註21〕

基於上述理由，本論文將以存於《太平廣記》中，且時間記載為秦漢的鬼故事作為資料來源之一。

（二）考古

地下考古資料對於研究秦漢史而言，無疑是相當重要的資料。粗略估計，至少有一萬座秦漢墓已被確定，這些墓葬分佈於整個漢帝國，時間跨越超過四百五十年。〔註22〕因此可供研究者使用也是相當多，但其發掘報告散見《文物》、《考古》和各有關之期刊中。〔註23〕魯惟一認為：

由於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前就以流行關於來世的種種信仰，這些墳冢的殉葬物品非常豐富。他們包括珍貴的玉器和銅器；銅、漆或陶質器皿；用於宗教目的的工具和象徵性物體；能保證死後過的愉快的護符、或者樂器。〔註24〕

加上當時有「事生如死」的觀念，以及兩漢以降的厚葬風氣，因此透過出土於漢墓的隨葬器物，瞭解當時人們心中的鬼概念，是可行且必然之作法。

（三）簡牘

現今出土的秦漢簡牘相當多，從早期的流沙墜簡、居延漢簡，到 1975 出

〔註21〕 沈宗憲，《宋代的鬼與死後世界傳說》（台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年10月），頁68。

〔註22〕 [英] 崔瑞德、魯惟一編，楊品泉等譯，《劍橋中國秦漢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12月），頁7。

〔註23〕 林劍鳴，《新編秦漢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2月），頁33～34。

〔註24〕 [英] 崔瑞德、魯惟一編，楊品泉等譯，《劍橋中國秦漢史》，頁7。

土的睡虎地秦簡，甚至最近出土的孔家坡漢簡，都是研究秦漢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當中有些文書是爲了幫助死者來世生活，有的可能與死者在世時的特定職業有關。〔註 25〕告地策〔註 26〕、遺策以及買地券的主要作用都是替死者（也就是鬼），牟取在彼世生活的安定。因此，以告地策等簡牘作爲研究鬼的資料之一，當屬正確無誤。

本論文以秦漢時人觀念中的「鬼」爲探究核心，透過正史、類書等文獻資料的耙梳與整理，搭配考古出土的實物、墓葬形式與告地策、遺策、日書等簡牘資料，冀望瞭解研究動機中所提出的各項困惑。

本文除第一章緒論、第五章結論外，各章論述重點於章節配置後略作介紹。關於本文之章節配置，如下所示：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 研究史回顧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各章要旨

第二章 「鬼」的字義探原

〔註 25〕〔英〕崔瑞德、魯惟一編，楊品泉等譯，《劍橋中國秦漢史》，頁 8。

〔註 26〕關於「告地策」一詞，乃由黃盛璋定名。他於〈雲夢龍崗六號秦墓木牘與告地策〉一文中列舉六要點：

自七十年代前期至今（1999 年）二十年間，發表爲我揭出的告地策有六件，湖北四件，湖南、江蘇各一件，地區原皆爲楚地，以出土尚待公布的還有幾件，以湖北最多，應有楚俗因素。

目前已發表最早的告地策爲雲夢龍崗秦墓。其次江陵古郢城外王家臺一五號秦墓頭端一件木牘。

邛陽胡場漢墓告地策爲西漢中期宣帝本始三（西元前 71）年，今後還會不斷發現新的。我考證取代告地策的是買地券，兩者分界就是前、後漢間。

告地策目的是向地下登報戶籍，所書年、月、日是死時，亦即地上削籍，地下著籍之時，不是下葬，更不是告地策文移批發日。

告地策模仿地上制度文移格式，有戶籍在鄉的由鄉吏將申請轉交縣，由丞批發；侯家由家丞主辦交移；刑徒犯人，要偽造「免爲庶人」或獄事已復，並令自上。凡此蓋皆依當時制度。

告地策登報戶籍，包括人口名籍、財物簿。漢初奴婢在人口名籍內登報，財物簿全爲隨墓主人入殉之衣器用物，作爲財產登報，根本不是遺策，沿誤了多年，禮經遺策之名與時全都不對頭了。

參見黃盛璋，〈雲夢龍崗六號秦墓木牘與告地策〉，收入中國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龍崗秦簡》（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 8 月），頁 154。

- 第一節 甲骨文中的「鬼」
- 第二節 金文中的「鬼」
- 第三節 東周典籍中的「鬼」
- 第四節 漢朝的「鬼」

第三章 由生入死 從人到鬼

- 第一節 氣、簿籍與生死
- 第二節 陰吏與鬼籍
- 第三節 鬼的生活
- 第四節 鬼貌、鬼聲與鬼性

第四章 人與鬼的互動

- 第一節 空間角度下的人鬼溝通模式
- 第二節 鬼對人的影響
- 第三節 鬼介入生人生活之因
- 第四節 人對鬼介入的回應

第五章 結 論

第二章 釋「鬼」：一字多義為中國文字的特色。「鬼」字亦此，從甲骨文以降即呈現多元情況。本章擬就以時間順序為線索，分析「鬼」字於甲骨文、金文、東周典籍以及漢朝時期的用法，最後確立論文之探討對象。

第三章 由生入死，從人到鬼：本章著重之重點有四，其一、生死界定。探討漢朝時人觀念中，何為「生」，何為「死」。其二、探究鬼所生活的地下世界是何種情況的世界。特重管理眾鬼的地下行政組織與簿籍文書。其三、探究漢朝時人觀念中，鬼在地下世界生活的情況。其四、將範圍縮小，著眼於鬼的外貌、鬼的聲音以及鬼的個性。

第四章 人鬼互動：論述漢朝時期生人與鬼之間的互動情況。重點有四，其一、以空間的角度來探究人鬼溝通情況，並且關心人鬼如何克服空間障礙。其二、當鬼現身地上世界介入生人生活時，將對生人產生何種影響。其三、基於何種原因，使鬼介入生人生活。其四、因鬼介入使生人生活產生影響，人們將如何回應。

本文行文過程，為使論述結果更簡明扼要，在概念論述後將試著以示意